QILU EVENING NEWS
齐鲁晚报
www.qlwb.com.cn

本报地址
济南泺源大街6号

邮编
250014

传真(0531)
86993336 86991208

报纸发行(0531)
85196329 85196361

报纸广告(0531)
82963166 82963188
82963199

差错投诉
96706

发行投诉(0531)
85196528

邮政投递投诉
11185

即时互动平台

“壹点”官方APP

新浪官方微博
weibo.com/qlwb

齐鲁晚报微信
qiluwanbao002

读者服务中心
家有难事找晚报
96706
www.ql96706.com

依法治网,让“删帖”不再神秘

当前网络违法行为之所以屡禁不绝,就在于法律方面还缺乏明确、量化的规定。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互联网法治建设还要加速。法治建设完善了,删帖有了“说法”,也就失去了神秘的空间。

评论员观察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近日宣布,国家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启动“网络敲诈和有偿删帖”专项整治工作,力争用半年左右时间,着力解决这一损害群众利益、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努力使网络空间全面清朗起来。国家网信办副主任彭波在介绍专项行动时表示,依法治网首先要依法依纪治理自己,“拿自己开刀”。

2014年9月,中纪委监察部曾对中央外宣办五局原副局长高剑云违法违纪情节做出通报,高剑云涉嫌利用职务便利“有偿删帖”,索要、收受巨额贿赂。治理网络乱象,先揭自己的丑,监管部门的做法值得称道。然而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目前网络敲诈和有偿删帖等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

如今,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离不开网络,然而互联网毕竟还是新生事物,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曾遇到过这样的情形,自己发的帖子莫名其妙消失了,找不到删帖者,更找不到人申诉,一切都来得如此“神秘”。网络空间是虚拟空间,删帖者隐藏在幕后,利用技术手段轻易就剥夺了网民的言论空间。面对如此情形,很多网民也只能无奈接受,找不到“被告”,要“说法”也就只能是嘴上说说了。

更为严重的是,一些网络删帖行为已经涉嫌腐败,成为一些人捞钱的工具,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络腐败”。现实生活中,一些互联网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与公关公司等勾结串通,有偿删帖;一些网站明目张胆地以网络负面信息发布要挟企业或地方政府部门,敲诈勒索钱财,形成一条灰色产业链。有媒体就曾报道,河南濮阳一名网警为“挣钱”,联系北京、海口等地同行帮助他人删除网络负面消息,获利118万元。国家网信办副主任彭波也表示,当前网络敲诈和有偿删帖问题非常严重,其中一个重要现象就是互联网管理部门个别干部底线失守。

互联网管理部门深陷敲诈、删帖漩涡,道出了目前网络治理的困境,也凸显了依法治“网”的紧迫性。网络虽然是虚拟的,但是操作网络的却是现实中的人;网络技术很重要,但任何技术和操作都必须在法治的框架下活动。有偿删帖等行为不仅侵害了网民的表达权和知情权,也恶化了互联网生态环境,违反了国家法律法规。治理网络敲诈、有偿删帖现象,还是应该依法而行,推动“网络空间的法治化”。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互联网领域立法,完善网络信息服务、网络安全保护、网络社会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依法规范网络行为。”当前网络违法行为之所以屡禁不绝,就在于法律方面还缺乏明确、量化的规定。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互联网法治建设还要加速。法治建设完善了,删帖有了“说法”,也就失去了神秘的空间。

“在京工作落户河北”太自私

苏教授提这样的建议也许只是一时兴起,潜意识里暴露的却是既得利益者的自私和狭隘,改革决策者要避免被这种杂音干扰,把握好户籍改革的方向。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不断涌入的人口已经使北京不堪重负。如何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在做探索。近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苏号朋提出建议,除自然出生人口外,应严格控制因就业而取得北京户籍。为此,苏教授还献上了“在京工作落户河北”的“锦囊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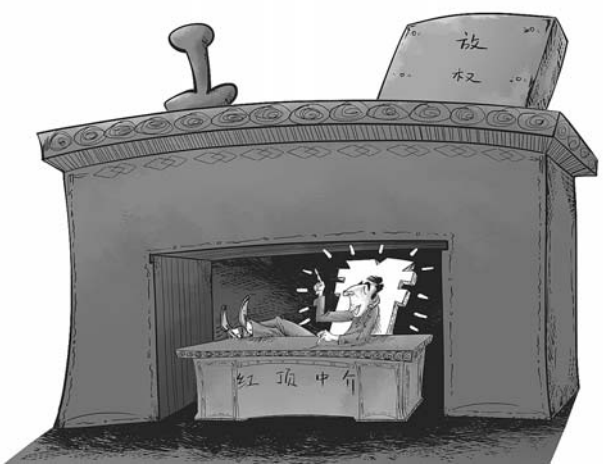
苏教授的建议能否被北京采纳,目前尚未可知,但是舆论已经一片哗然,有人直称“入籍”北京将比移民都难。因为北京人多,便不许就业落户,如此建议不仅留下“锯箭疗伤”的笑谈,也鲜明地反映了地方利益固化已经到了何等程度。所以,像户籍改革这种涉及面广且直接关系民众切身利益的改革必须是顶层设计先行,如果任由地方搞自选动作,难免不会出现“划疆而治”,甚至以邻为壑。

工作在哪里,户口就落在哪里,实现户口登记地与实际居住地一致,本来应该是各地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虽然北京是特大城市,在改革的进程中不一定非要与其他城市同一步骤,但是也不能逆潮流而动。苏教授为严控北京人口规模而提出的几条建议,千方百计地维护附加在北京户口上的利益,罔顾改革一盘棋,注定行不通,走不赢。

按苏教授的建议,只有生为北京人才有资格成为户口本上的北京人。如果北京成为这样的城市,其他地方与北京的疏离感恐将大大增加,而北京自身也将成为一座“死城”。北京当前面对的人口资源环境矛盾,主要是因为北京与其他地方在公共服务方面存在一条鸿沟,引得很多人想尽办法做“北京人”,即便拿不到户口也要漂在北京。为解决北京等特大城市的人口压力,中央的思路是,通过科学定位,加快转型升级,适当疏散经济功能和其他功能,引导人口有出有进,努力使人口结构更加合理。但是,按照苏教授的建议,北京只能出不能进。这样的建议不仅于理不通,在人情上也很难让人接受。现在很多年轻人漂在北京,就是为了将来能够落户北京,虽然很难像苏教授那样毕业就成了“北京人”,起码落户北京的希望总还是有的。苏教授原本是个“外地人”,成功落户之后却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实在令人心塞。

其实,“在京工作落户河北”哪有什么新意,各地“北漂”一直就过着这种“分裂”的生活,甚至早就睡到了河北燕郊。苏教授扯着京津冀一体化的大旗,试图把“北漂”的户口集中到河北,缓解北京的压力。这等于很直白地说北京只欢迎“打工”,不愿提供市民所享有的公共服务,那么河北又何故要做“冤大头”,空挂这么多不在本地工作的户籍人口。

苏教授提这样的建议也许只是一时兴起,潜意识暴露的却是既得利益者的自私和狭隘,改革决策者要避免被这种杂音干扰,把握好户籍改革的方向。



画评 “红顶中介”

“新华视点”记者近日在多地调查发现,随着各级政府部门加速简政放权,一大批审批事项被取消或下放。然而,一些拥有特殊利益关系的“红顶中介”机构却悄然换“马甲”,改“面子”不改“里子”,从政府手中接过认证、审查、评估、收费等审批权限,蚕食简政放权改革红利。 漫画/曹一

舆论场

“消姚”的记者

1月16日下午,知名歌手姚贝娜因乳腺癌复发去世。如果说这位红颜薄命的歌手的死亡,一开始还只是其歌迷的痛惜与哀悼的话,另一则新闻却震动了舆论场:有消息称,姚贝娜停止呼吸之后,《深圳晚报》记者“伪装”成姚贝娜主治大夫的助手“进入太平间拍摄”。这则消息引发了舆论在第一时间的一致谴责。新一轮对记者“新闻道德底线”的探讨似乎呼之欲出,然而在一周的发酵之后,很多人却发现,新闻媒体到底该不该“消费死者”的问题,或许是一个莫大的悖论。

□王昱

记者“偷拍姚贝娜遗容”事件爆发的最初几天里,舆论对于这种“狗仔队行为”的声讨几乎是一边倒的,事件爆发后的24小时内,微博上97%的网友投票认为《深圳晚报》记者的行为“无底线,应当谴责”。其实,在粉丝们的你一言我一语中,“应当谴责”的对象似乎已经超越个体的记者,而上升到了对新闻媒体行业本身的批判——一篇题为《记者等着姚贝娜死》网文的火爆似乎证明了这一点,该文开篇就充满煽动性:“姚贝娜去世之前,病房外挤满了记者,他们在等,等她死。”在如此绘声绘色的描述下,记者仿佛成了催命鬼,作者进而指责记者“消费”他人的死亡,“消费姚贝娜”。受其情绪感染,不少跟帖者甚至高呼要求取缔记者行业。

在汹汹而来的网络民意下,跟“无良记者”划清界限也成为了不少传统媒体的选择。在这一点上,第一时间火力全开的,当然是不需要靠花边新闻吃饭的中央媒体。《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称:“作为‘船头的瞭望者’,新闻记者肩负着特殊的社会责任。但记者在做出职业行为的每一瞬间,同样必须严守法律法规,遵从公序良俗。即便面对的是公众人物,也需要坚守底线,在满足公众知情权与保护个人隐私之间,权衡取舍。”

中央媒体既已表态,地方媒体当然不妨跟上,《钱江晚报》评论员高路说:“在姚贝娜这件事上,新闻伦理告诉我们,你有报道的权利,但没有打扰伤害家人的权利;你有守在门口打听消息的权利,但你没有闯进去、拿起相机一顿猛拍的权利。尊重职业操守和人伦法理是底线,任何人都不能逾越。”《京华时报》则将视野提高到了对“娱乐至死”风气的批判上:“一些人听风就是雨,拿别人的生老病死制造病毒式传播,一方面满足自己‘娱乐至死’的低级趣味,另一方面换取别人对自己的关注。”

然而,随着事件真相的进一步澄清,一些媒体也开始选择为已成过街老鼠的《深圳晚报》记者喊冤。《中国青年报》理性地评价了整个事件:“报道姚贝娜病逝的《深圳晚报》3名记者中,领衔的正是摄影记者,也是该报社编委。作为资深摄影工作者,如果当事人确实冲进了太平间,他被谴责并不冤枉。但从该报当时呈现的报道、展示的图片来看,似并无太平间情境,更未涉及姚贝娜遗体,无论照片还是内容,都在节制中让人感受到惋惜和温情。”

撇清“强行采访”的嫌疑,接下来就该还原记者的本职,在这一点上,《检察日报》反问:“医生抢救姚贝娜蛮拼的,是在尽医生的职责。记者守候在手术室前蛮拼的,是在尽记者的职责。况且记者并没有影响医院的秩序,更没有影响医生的抢救工作。姚贝娜的家人都没有提出异议,发这则消息的人又为何义愤填膺呢?”

相比于这种“皇上不急太监急”的反问,《钱江晚报》的假设更加有趣:“要是姚贝娜病房外没有一个记者呢?要是报纸版面上没有关于姚贝娜的一个字呢?是不是就可以免受道德指责了?”该文进而指出,对于当事记者的指责方式其实是十分廉价而省力的,被诛者左右不是,去或不去医院采访都应该被谴责,而自己永远正确,永远立于道德高地。

22日,处在风暴中心位置的《深圳晚报》终于打破沉默,以整版的方式发布了社论《我们为何一直保持沉默》,文章说:“真相,一直都在那里,它只是安静地等待时机。”的确,媒体是新闻的加工者而非新闻的消费者,其实没有需求“消费姚贝娜”。记者到底在替谁“等姚贝娜死”?当一切喧嚣沉淀之后,这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正如《检察日报》所言:“医生见多了生老病死,在死亡面前,医生要做的是握稳手术刀,保持冷静。记者在死亡面前也要保持冷静,要做的是握稳手中的笔,准确报道眼前的一切。不能说医生冷静就是冷血,所以也不能说记者冷静就是冷血,都是职责使然。”的确,这场风波中记者的作为到底是“消姚”还是“职责”,并非一两句廉价的道德指责就能轻易判断的。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